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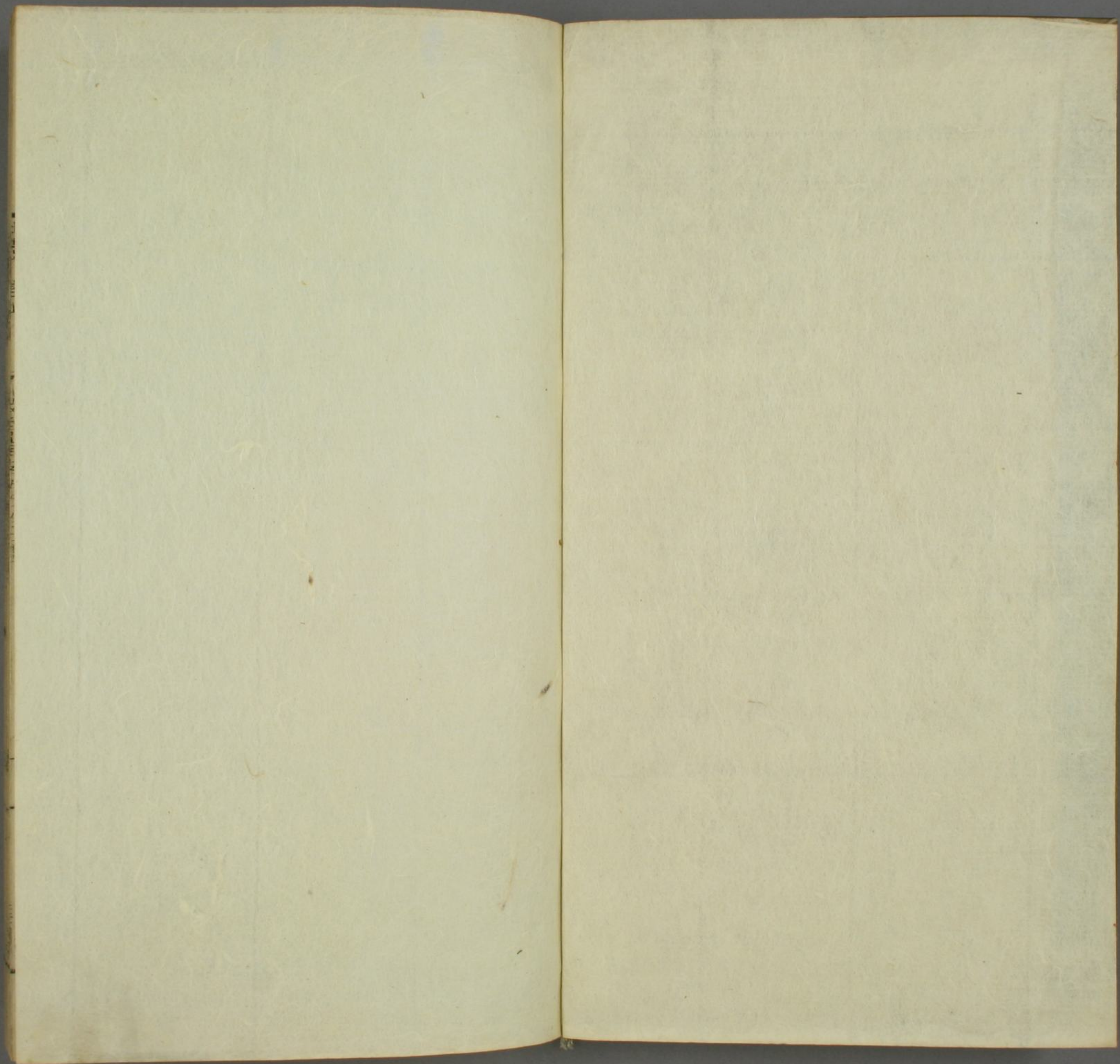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二十一至百二十七

二十三

112
100
23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一

王禮考

國恤

宋 鄱陽

馮

明 斬陽

馮

天馱

應

馬

貴

端臨

應

漢高祖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櫛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即葬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墳也二千石以下有差

漢舊制皇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中央七日大斂棺

棹以稻糲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
西墻壁垆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垆中下祠之出
主置篋蓋上立之牖中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
祠廟作神主東園祕棺則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高
皇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
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
以黃金為縷請諸衣衾歛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
以歛不制裁一尺新繒帛也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
大行無遺詔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
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
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文帝年二十三即位
位二十三年壽四十

師古云臨喪也音力
禁反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
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
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
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師
離音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
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贊曰方四
外○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
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師古曰帝自言或謂朕見之不明手
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
無踐伏儼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踐也晉灼經帶無

嘉

陸攷

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絕同服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

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

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禮

二說也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

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

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於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

令此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號

改流不過絕就其水名為陵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

日大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類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穿壙寶壙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發近縣卒萬六

之及即以為壙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自反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師古曰即賜諸

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陵

公非劉氏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

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

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

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

葬之日皆大繆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

所以漸即吉耳

致堂胡氏曰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

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

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

自景帝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

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於

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即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

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費重尤為不儉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

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攷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懼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

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懷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殺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明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

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諱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程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
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歛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
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東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鑿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
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群祀並禱求福
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幘不
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
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
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
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押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
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緹水連緹之以黃金為
綫腰以下以玉為凡長一尺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緹以黃金
綫請諸衣衾歛之凡乘輿衣飯哈珠玉如禮飯以珠哈以玉諸
服已御輶藏之崩皆以

侯飯以珠哈以珠大槃水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冰於水
夫士飯以珠哈以珠槃水如禮鄭立曰表之言尸也實水於
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百官哭臨殿下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

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
相竹使符皆以竹箭
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畧曰符以竹使符到皆
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此下大表符亦猶斯也竹使符到皆
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台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歛如禮東

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
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歛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

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
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

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
上治禮云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

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
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

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太鴻臚傳哭群臣
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
哭踊如禮周禮韜韜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
哭踊如禮農曰驅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
眉塚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
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塚也以細穿絲六玉溝塚之中以斂尸
圭在左璋在右琥在右璜在左璧在足璧在背琮在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大常上太宰奠太官食監
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二柱
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
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
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大尉升自阼階當柩
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王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
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劔授太尉告令群臣
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
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戒文亦遺詔無布車及兵
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
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
遺詔
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
飲食醢肉自當
給喪事服臨者皆
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遺詔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置以葬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
為領織禕也凡三十六日而
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
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事于祖廟如儀長樂太
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
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省約鍬錡為錡因其山不起墳
為錡因其山不起墳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說文曰郵境
上行書舍也

禮記 卷之三十一 喪禮 第三十一 禮記 卷之三十一 喪禮 第三十一

光武崩趙熹爲大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奉

顯宗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冲帝崩太后以楊徐盜賊強盛恐驚擾致亂欲頒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李固對曰帝雖年幼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亡國近北卿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蔽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也太后從之

趙典爲厨亭侯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獨慨然解印綬符策赴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公

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多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欵金珥珠玉銅鍍之物一不得送遺命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

文帝黃初三年作終制觀山帝崩國內服三日

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亦然今當如稱議稱大行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群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跋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楊祐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當食稻

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厘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繡帳葦素牀以布中裏革輶輦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

禮記卷之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父須聽斷以熙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諱閣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與質文皆不同耳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

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諱閣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諱閣終制學者非之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為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諱閣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暮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

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
 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
 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賜傳
 曰弔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
 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
 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百世之
 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
 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
 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
 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
 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

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
 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
 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
 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
 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
 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
 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
 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
 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
 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令其
 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
 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
 葬柩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

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
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臣子等
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
雍熙豈唯衰衰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
一葉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為母其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
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
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
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
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
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
即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
匍匐殯宮天行既真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仿徨寢殿若不變
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求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

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
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
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刁擢揚雍
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
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
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擬禮具
若推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
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
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
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
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

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
庶定編

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甚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勤註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末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傳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眾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

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君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眾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

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哀帝章皇大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

降期處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桀議魯葬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

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邵

鄭襲殷康袁宏殷茂車胤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

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暮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

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

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

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曰

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

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

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

擧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下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

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暮取閏乃二十六日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日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編即吉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俱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

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期爲斷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曾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暮於是帝制暮服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雅車胤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

於為祖母後齊衰暮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暮詔

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毋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喪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閭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

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傳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歿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諸王公等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

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已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群臣相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此事又與先世不同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閻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而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

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閻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閻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闕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矣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

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嗔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遵仰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朕今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以親踈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群臣又言春秋蒸嘗事難廢關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曰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

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紉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不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致堂胡氏曰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

祭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群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自由其初守禮違眾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袂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大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按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義經之中行嗣服之

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
帝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
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
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
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
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
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
子不俟明即位母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
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
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
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
有由矣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群臣表請

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
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
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
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
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
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
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
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
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
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
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王禮考	國恤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註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

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說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禮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前載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瑾之書悉有之矣今攷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恤略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耶或瑾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縷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造本服以日易月十

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群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緩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聽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

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府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群臣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經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群臣素服請聽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群臣喪服就列上去杖經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襴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緝皮黑銀帶群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鍹帶鞞笏諸王入內服縗衣出則服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髮號擗奉遺詔即皇帝位于萬歲殿之東楹群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群臣三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群臣詣閣奉慰詔群臣朔望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內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今日二十三日成服至二十五日群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啓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東階是日小斂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齋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齋詔告哀契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群臣釋慘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喪軍民至禫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群臣朝臨四十九日止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吉蓋

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

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黥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

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略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纓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其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且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

宗服衰重今神主陞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茲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釋黻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彥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候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分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少進粥上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

知鄧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由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雖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

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觀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令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

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
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意便乞
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
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計音所至痛貫五
情想慕愆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
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
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
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
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
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
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
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

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
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
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
之還從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號慟擗踊二
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
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
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
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
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經群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
乃中批朕當衰經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
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
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

二十一日車駕還內上衰經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徃徃感泣
詔今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
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
禮官顏師魯尤表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
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
服幘頭黑鞋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
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
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
服出應門等語爲證九日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
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內引洪邁見朕
已過百日猶服衰纛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黑衰之義
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
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今

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直官
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爲然自是每御延
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壬子啓攢
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攢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
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
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經三年
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
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
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
近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錡禮官尤表心知其不可而不敢
盡言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內殿
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
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

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今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襪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襪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聞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領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

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跋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襪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旣曰直領則非上領旣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爲之說者曰雖爲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達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旣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襪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襪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襪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襪衫則首加四脚而已

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
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襪遂解直領為上領
不盤而增襪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知其實
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官
履而符為無文承用之者遂履屨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
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
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
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
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
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又豈不薄哉又後
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
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
袴冠帽竹杖罽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襪衫白綾襯衫視事日

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襪衫腰經布袴大祥
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群臣之服分三等
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襪衫袴經首經腰經竹杖
襯服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袴經其下等則布幘頭
襪衫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袴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
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襪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
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
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單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
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
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斜巾乃
則去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
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字文氏庶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
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燕服與正
服之別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
冠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右裙今襪亦四

文獻通考卷百三十三

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
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
只服布四脚不取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
四脚幘頭折上巾二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禮說亦見前兼
脚係幘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日之
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幘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
綾襯衫者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則
抵其失在於兼蓋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
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考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
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
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
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員版拊衽布襯衫布裙麻屨
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目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
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
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詳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

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
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
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
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
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
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
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眾冠婚祠享會
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
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
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
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尔
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
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

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踈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

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元公見通典開元禮字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踈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

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暮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會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禫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隼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

孫為祖謂承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暮

發哀

自聽遺誥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幘頭白羅衫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黑帶去金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宣遺誥讀遺次歸位並舉哭五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曰有皇太后並先慰皇太后後倣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宮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宮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霑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

其餘將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祇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俟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關報到日服布幘頭直領襴衫上領下盤腰經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其復註云於天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曰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殮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殮同日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皇帝釋素服易衰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立俟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絲杖皇太后喪用桐木杖腰經

首經直領太袖布襪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
 四脚直領布襪衫腰布袴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
 帝服布斜中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襪衫白
 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綸皇太后皇
 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頭首經綸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
 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
 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中書門
 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
 武二品已上布斜中四脚頭冠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竹杖綸襯
 服自餘百官並布幘頭襪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
 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內客省宣政昭
 宣閣門使前殿及入內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
 袴腰經詔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

帽子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內外禁止音樂自四
 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群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
 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
 幘頭白羅黑銀帶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
 白羅袍至禫祭釋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幘頭淺色黃羅袍黑銀
 帶及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
 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披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遇延
 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阜幘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布為
 之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
 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衰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裙
 袴腰經白綾襯衫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帔
 首經絹襯服為皇太后喪服同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

禮 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
帔白羅寬袖衫淡黃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宮設幄舉哭
行成服之禮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內外
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經絹襯服六宮內人無帔 布蓋頭長
衫裙首經絹襯服內外命婦合入臨人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
成服日服齊衰布蓋頭並內外命婦只帕頭不用蓋頭
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
襪頭大袖襪衫袴腰經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
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赴赴公主服成服日布帕頭帔裙衫首經
絹襯服親王服 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
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斜布四脚大袖襪衫袴腰經桐木杖
絹襯服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衰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

衰由權開門出入又遂七日百口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
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僊章誼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做此
后弟姪同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僊太常寺言韓瑛係皇后兄合服
大功九月瑛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群臣服大行
皇帝崩成服日並斬衰服謂不緝皇太后崩服齊衰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
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
頭冠布斜巾四脚大袖襪衫袴首經腰經竹杖絹襯衫皇太
后崩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
察御史以上內容省宣政昭宣使知閣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
布頭冠幘頭大袖襪衫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
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引班祇應人布襪衫腰經
皇太后喪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幘頭布襪衫腰經布袴大
祥日並改服素衫軟脚幘頭繫布公服白鞵錫帶故例幘頭令

禮 唐其

給散其黻布公服錫帶今本府禫服曰皇帝釋黻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魚乘花綉鞵狨座者易以阜鞵去狨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服依服屬終喪係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舊制禫服後群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群臣候祔畢純吉服繼令候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群臣遵日月之制及紹興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從事山陵之後替與再替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略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

雖未純如古亦略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章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服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吊臨之禮即服衰經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黑帶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二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

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附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墜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成服日立

立重

禮弓重王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晉孔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重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

擎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

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日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

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諸軍軍行教閱

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

內外禁樂諸路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

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

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

縣四十五日後倣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宗廟祭享并中小祠

權停至祔廟日依舊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

辰並停酌獻至大祥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

重殿攢

王禮 國朝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禮部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前一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宮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供應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衰服復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酌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

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儀十三日小祥外朝以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鸞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酌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除奠祭如前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

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爲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爲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殮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生旦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轡等照應禮例如在大祥內合服布幘頭襴衫布袴腰經布涼繖鞍轡在禪服內合服素紗軟脚

幘頭幘紗巴公服黑鞋犀帶青繖阜鞍轡俟禪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涼繖鞵並從禪制仍去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

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
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
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
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
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
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
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
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
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使副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
都亭驛 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註前期儀鸞司於
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
臺等皇帝先詣梓官前行燒香之禮如宮中之儀出宮御素幄
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入

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
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幄內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
祭文就褥位北向立俱再拜內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
神御座前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
祭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跪三
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內侍捧案詣神御座
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祭文奠書訖就一拜
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內舉哭
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
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
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
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奉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喏
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

喝賜跪受並如上儀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閣門國
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
仁時北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
別宮無嫌陛下方衰經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况啓殯發引
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衰
經去杖正得中矣

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
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者宋九朝史及
會要所載雖詳而儀註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攷者錄
于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三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葬禮上陵

太昊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于午山隋改

為罷州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嶷葬

其陰也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宋鄆州

禮 山陵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虞舜葬九疑山

自王覽曰舜冢在零陵管浦縣共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或曰二妃葬衡山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墳深七尺上無寫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

周方一畝

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表三領桐棺三寸○地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也○索隱曰葦棺者以葦爲棺謂籛蔎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籛蔎裹屍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

皇覽曰湯冢在汾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宋河中府

自太昊至殷湯十冢

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戶蠲

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

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

地志又王墓在雍州萬平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北甫窆亦如之

窆

窆及李依杜昌統又鄭音穿○北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窆爲穿杜讀窆爲垂謂葬穿墳也○疏曰亦如上辯明器哭之但明器

唐天惠

唐天惠

葬於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

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

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預

於畢即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昭穆之位至平王

東遷葬于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凡

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

其族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戰敗無勇

以罰凡有功者居前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

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

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高者聚大喪既

有曰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

窆以度為丘陰陰義謂家祭請於家宰量度始窆之處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

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曰天

亦卜之與上異○孝經云卜其宅

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入

葬於北方北首疏曰言葬於國地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詩

待之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

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曰天

亦卜之與上異○孝經云卜其宅

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入

勿勿粉反徐亡粉及○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

也○疏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謂臣采地之祀言百

者舉其全數也既殯甸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

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

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柩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也其方蓋

祇等其哀傷也○檀弓槨以端長六尺一尺○疏曰槨者

謂為槨用也天子槨諸侯松大夫槨上雜木也鄭註方相職

云天子槨栢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槨材

作槨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槨材每段長六尺

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案內知其方蓋一尺

品

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奏奏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槨材從下則題奏槨六尺與棺槨之間君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瓦祝曰君容祝者祝如漆甯是諸侯棺槨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棺槨間亦謂棺槨字摩滅之餘棺槨間則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槨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棺槨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祝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裏槨之物虞筐

右井槨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

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既殯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既葬獻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而北上請主人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決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概古愛反概拭也為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之蹕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為
疏曰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外人蹕止行人也
及為齊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內
使豎蹕也○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
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半奠條內有籩人
共薦饗羞邊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
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遺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謂蔽塗槨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
如槨上單塗屋○疏曰除蔽塗棺者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輿加斧
日殯殯時以槨蔽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右啓

闈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躡止行者廟在
中門之外○疏曰大喪以

禮記卷之五十三 禮記卷之五十三

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
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
作之狀蓋百根章皆以布經之以蜜塗其上若今燭燭矣對人
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
伯云左宗廟是也○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士師諸
共墳燭度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當考
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謂朝廟亦在官中
為蹕也

內暨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蹕蹕者將葬朝于廟○疏曰
蹕在車前蹕止行人也

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
先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

小司寇前王辟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
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眾庶閭胥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取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屬
獨綽音弗○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綽率棺索也葬

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淞焉大喪之正棺殯啟
新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疏曰

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
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在道則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也云

在棺而言綽者在棺則曰綽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也云
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眾

庶屬其六引此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眾
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壙車屬六綽

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變之下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變復土○疏曰言

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棺車自廟至壙變謂七月而葬朝廟之
六綽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

王曹 山陵 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三 五

棺之後及復此土以

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

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御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

喪祝及朝御匱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于祖考廟而後行則喪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

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姓則弗致也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

宗也○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時執纛居前以御

及朝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室也○疏曰朝廟按春秋

正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

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未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

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

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于廟不祔于姑

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關與代何者孔子作春秋

乃殯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縛皆銜枚司馬報鐸左八人右八

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柩于廟也

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柩于廟也

問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於兩楹之

盈間是也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注武故執

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柩前

如蓋謂之羽葆涼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紼居柩前御行

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註六韜主六引六遂主六

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註六韜主六引六遂主六

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

百人是一黨喪祝乃奠玄謂乃奠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

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

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之奠○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極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

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天盤之事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堂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

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人

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千士柩路皆從遂來○疏曰按遂人

職云大喪帥六遂六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縛又遂師

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三

其

第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途登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喪柩路皆從送人來可知

中車小喪共匱路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祥車曠左貴左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疏曰葬時輿車也車上

圍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謂將葬朝朝時既夕禮薦馬○疏曰

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歛馬亦如之馬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

右朝祖奠遺車馬

祝及祖飾棺乃載祖謂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祝既父

緇人掌縫棺飾焉以葬若存時居干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

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

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

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

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象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

加帷荒於其上細所以結連帷荒者也夫以上有櫛以觀覆棺乃

銅爲魚縣於池下榆榆程也青質之瓜櫛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

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榆絞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土則去魚舉象車蓋鞋縫合雜采為之
 形如瓜分然綴貝其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
 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娶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
 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
 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處於中檀弓曰周人牆置娶
 是也葬當作綏讀如冠之從蓋五采羽注於娶首也○疏曰
 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
 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
 布皆畫於柳上荒邊瓜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靈也天子生有四
 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象之諸侯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
 於後一池承雷柳亦四池象之諸侯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
 餘如漆畫棺上為棺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纏為之長丈
 餘荒者荒蒙也故柳車上覆謂龍甲也緣荒邊為白黑芥文故
 云龍荒也○列行也於龍甲謂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
 三行也○用如半環也○徹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
 素錦白錦也○諸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官
 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用白錦是也加為荒者惟者邊
 牆相雜故又以蓋指覆竟而加准荒於棺外也○縹紐六者上蓋與邊
 者謂龍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若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
 以五采縹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則者又連目為五行
 交絡齊上也○龍翼二載翼二畫翼二畫形以扇以木為之在路
 則障車入擗則障服也凡有六杖八翼諸侯六大夫四鄭註
 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翼諸侯六大夫四鄭註
 人云漢禮器制度節棺天子龍六翼諸侯六大夫四鄭註

也者凡地必有魚故此車也○縹紐六者上蓋與邊
 六者車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縹紐六者上蓋與邊
 戴值也使棺堅固棺束有三每束兩邊輒角屈支為細三
 束有六組今穿縹縹縹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縹紐六者
 謂亦用縹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縹縹之中而出一頭於
 外人牽之亦以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
 不則引後以防翻車也○左則引右若車登高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翼
 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
 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
 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柳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
 又致抗木於柳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
 者以士禮一重蓋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
 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林縮
 者三橫者五無筭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
 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縛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
 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芳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縛也而縮
 二橫三每為一重抗木上橫三不縮二以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
 故上下法地也象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
 在下下法地也象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
 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翼

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

右以練為之旒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翼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翼旌從遺車翼夾柩路左右前後戴綬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紅纁白繆素升龍於終練旒九○疏曰此明曾布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綬註旒竿頭也夏則既綱紅以練又以練為旒周人尚文更以池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翼者明葬有旌旗亦義之

右飾棺

司服大裘共其廡衣服疏陳也廡衣服所藏於鄣中○疏曰此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歛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歛車解說建之謂以歛旌建於遺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歛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明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遺車又當各執歛旌是行歛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歛革車言與革車則遺車不徒或路廣闕革輕皆有五成之總名故知不徒或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遺

中車大喪飾遺車途廡之行之疏曰遺車謂將葬遺送之車入廡者也言飾者言以金象珠玉之如生存在之車如靈細為之耳註後鄭訓廡為與即言謂陳飾之者解歛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歛革車彼歛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遺車已是以作更言途歛之故以陳駕解歛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則使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蒙也按家人云及葬言驚車象人

司裘大喪廡裘飾皮車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致為淫鄭司農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法而小耳○疏曰後鄭謂歛與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皆是與象所作明非陳設之禮若詩之典謂象以而作之者象以生時而作但靈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草靈自古有之謂為備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况周耳非謂周冢仍用芻靈也○變條內有冢人驚車象之此條通用

富互考

函人凡喪紀廡馬詳見朝祖奠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九

送改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

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

以上乃有遣車○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遺奠所

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

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遺奠而載之

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

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

司兵大喪獻五兵既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

弓矢役器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

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士

司干大喪獻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云盾及羽籥及

其所獻獻于盾而巳共羽籥

籥師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曰樂師謂笙

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

廟之前庭及曠道間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既與也

謂作之也○疏曰鄭知臨笙師鑄師者按笙鑄師皆云喪

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獻舞器此不言之謂屬中

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鑄

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

眠瞭大喪厥樂器疏曰大喪厥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

備而不和是沽而小

耳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厥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所獻

謂作晉鼓鼗鼓

鑄師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獻竹准刊

疏而巳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奠虞

疏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奠虞鄭註云不縣

之彼鄭註見此文有奠虞明有而不縣以喪

事畧故也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主時出則

卓御也言謂祖為行始飾棺設御也祝謂將葬祖於庭象主時出則

喪祝也言謂祖為行始飾棺設御也祝謂將葬祖於庭象主時出則

至也初朝禮次朝二祀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

按既夕禮請祖朝二祀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

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外移柩車去載處之中而行祖始也為行

小敘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敘條有司几筵設章席朝夕奠條內
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邊人共薦籩羞籩外饗
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皆條內有世
婦濯漑為齋盛內豎為內人暉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太師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敬與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也陳其生時行亦為作謚○疏曰帥瞽歌王治功之詩為匱作謚也陳其生時行亦為作謚○疏曰帥瞽歌王治功之詩為匱作謚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報誦詩注謂厥作匱謚時也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備其音美之○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誦王治功之詩

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

小師大喪與厥從大師○疏云大師厥作匱謚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壽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遺之日讀誄遺謂祖廟之庭大史將行時也人之誄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其終於此累其行之誄之大師又誄之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意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厥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攷焉為有得失

小史大喪佐太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疏曰云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為之故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車服者之善謚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是謚

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

一德不懈曰簡一曲

靖民則法曰皇

靖定也

平易不訾曰簡

無用也

德象天地曰帝

同於天地

尊賢貴義曰恭

尊貴賢人寵貴義士

仁義歸往曰王

歸之

敬事恭上曰恭

也

立志及衆曰公

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曰恭

敬有德讓有敵

執應八方曰侯

所執行八

既過能改曰恭

言自

賞慶刑威曰君

能行

執事堅固曰恭

守正

平正不阿曰君

從

愛民悌長曰恭

明長

揚善賦簡曰聖

實得人所善得

執禮御賓曰恭

賓也

敬祀享禮曰聖

既敬於祀

比親之闕曰恭

修德以

照臨四方曰明

以明

尊賢讓善曰恭

不專已善

諧訥不行曰明

逆知之

威儀悉備曰欽

威則可畏

經緯天地曰文

道成其

大慮慈民曰定

德思樹

道徳博聞曰文

無不

純行不差曰定

行一

勸學好問曰文

不耻

安民大慮曰定

以慮

慈惠愛民曰文

惠以

安民法古曰定

不失

愍民惠禮曰文

有禮

關土有德曰襄

取之

錫民爵位曰文

與同

甲冑有勞曰襄

征

綏土柔民曰德

安民以居

小心畏忌曰僖

知難

諫慮不威曰德

拒諫

有伐而還曰釐

知難

剛強直理曰武

剛無欲強無撓

質淵受諫曰僖

深故

威強直德曰武

與有德

溫柔賢善曰懿

性善

克定禍亂曰武

以兵往

心能制義曰度

制事

刑民克服曰成

法以正義

聰明叡哲曰獻

有過知

夸志多窮曰武

多志窮極

智質有聖曰獻

非修通

安民立政曰成

政以

五宗安之曰孝

五世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淵源流通曰康

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

親愛

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回

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穆穆

中情見貌曰穆性心穆也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

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

治而無青曰平不在

執事有制曰平不在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

內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音意大慮曰景音也

布義行剛曰景行義

清白守節曰貞執志固

大慮克就曰貞能成

疆毅執正曰威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

好和不爭曰安少斷

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修

外內思索曰思善言求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行見中外曰愆表裏如一

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

安樂無民曰康無四方

執心克壯曰齊嚴能有

輕輶供就曰齊輶有所輕

甄心動懼曰頃甄情

敏以敬慎曰頃敏於

柔德教衆曰靜使安

恭已解言曰靖恭已正平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

威德剛武曰圉禦亂

彌年壽考曰胡年久其

保民耆艾曰胡七十耆

疆毅果敢曰剛董於義

追補前過曰剛補善以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

不隱無屏曰貞

闢土服遠曰桓征以武力

克敬勤民曰桓敬以

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

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

行義說民曰元其義

始見國都曰元非善之良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

聖善周聞曰宣聞善事

兵革亟作曰壯以數征

共圍克服曰壯禁國敵之

狀古述今日譽

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

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

死於原野曰壯非以死難

克教秉正曰夷秉政不任賢

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

安民好靜曰夷

武而不遂曰壯武不功

執義揚善曰懷備人之善

柔質慈民曰惠加施惠

慈人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

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

夙夜敬戒曰敬敬身

述事不第曰丁不孫

夙夜恭事曰敬敬以

有功安民曰烈以功

衆方益平曰敬法常

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

令善與法曰敬非敬何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

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一

不主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

未家短折曰傷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志不

愛民好治曰戴受養其民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

典禮不倦曰戴過

亂治不損曰靈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傷幼惟而

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

極知鬼事曰靈聽徹之

不顯尸國曰隱改其性

見善堅長曰隱美過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

復恨遂過曰刺去諫曰復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

不思妄愛曰刺是

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者

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

凶年無穀曰糠稼穡

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

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

好樂急政曰荒急於政事

怙威肆行曰醜肆行威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

在國逢難曰恚兵寇

禍亂方作曰愍改害

使民悲傷曰愍改害

貞心大度曰斥心正而

德正應和曰莫

施勤無私曰惠

思慮果敢曰趨

齋於賜與曰愛

危身奉上曰忠險難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

克威順禮曰魏難威而

急政外交曰攜不測而

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

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

好更故舊曰易變故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法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

剛克為伐柔克為懿覆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

剛克為伐柔克為懿覆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

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益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誅累也

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誅當由尊者成

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誅當由尊者成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護誅制蓋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誅當由尊者成

天然○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誅當由尊者成

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

早孤殞位曰幽位而卒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

柔質受諫曰惠受諫以

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

慈和徧服曰順

博聞多能曰慮雖多能不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

思慮不爽曰原思而得

好內違禮曰湯產於家

好內急政曰湯不奉禮

去禮遠正曰湯相禮禮

疏遠繼位曰遠

彰義揜過曰堅壯

華言無實曰夸

逆天虐民曰湯所尊大

名與實爽曰終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

亂而不損為靈食亂宜亡而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

剛克為伐柔克為懿覆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

剛克為伐柔克為懿覆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

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益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誅累也

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誅當由尊者成

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誅當由尊者成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護誅制蓋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誅當由尊者成

天然○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誅之誅當由尊者成

崔亮風

為人臣子莫不欲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死謚周道也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右謚誄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

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造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歸之

司罇彝大喪存奠彝

存者謂大喪之時有彝罇盛鬱鬯唯罇祖奠日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按禮云朝奠日

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罇朝夕奠存者之意也○春官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

遣奠之葬與饋也狸之於祖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罇之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司罇彝大喪存奠彝是也

唯遺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司罇彝大喪存奠彝是也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言理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言理之於祖廟階間也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訖明亦理之於階間也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及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齋謂送也分其禱以祭出入不以告○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

取五處祭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小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靈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小敘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敘條內有司儿從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半奠條內有司儿從設几外饗賓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有世婦濯綈為盥盛內豎為內人躡皆遺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竈之俎實

竈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士喪禮下篇曰藏棺於旁○孫曰此祭祭文連

奠竈竈是壇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遺奠也又按家人云請度甫竈穿墻之名此言奠竈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遺奠也引士喪禮云藏棺於傍者包謂苞棺取下體葦苞二是也藏棺者即既夕禮云筓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遺奠牲下體苞果之遺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幣先道野役

使以幄幣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幣先所

以為葬突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疏曰大喪
王喪也以帳幕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帷幕先行至壙也
道野役者謂司徒尊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大宰之屬
幕人共帷幕受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云野役也先張
神坐者謂極至壙脫載除飾極則在地未葬突之間須有神坐
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官有帷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幣之盛塵
以為神坐也○地官○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適用朝祖條
間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綈小司徒帥邦
役治政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
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夫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紀當葬所經鄉道並過六鄉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
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
以下○

方相氏大喪先匱先主聲匱音極○葬使之道○道音導○
喪祝及葬御匱出官乃代謂於祖廟嚴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
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上宮乃代者按序小喪亦如之官
官云喪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
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翬羽葆幢也爾雅曰纛也
以指摩攬極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行戶剛反○疏曰言及葬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作謂使之也披極車行所
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
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極三束大夫六士二
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
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曰云六軍之
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
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非謂
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極車則極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
六轡然故各持棺者名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
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
道險者有領覆故云披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
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
細者謂纛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
載極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
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領勸○
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
使持制之不至傾屬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以纛詔告執披者
傾屬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極車
傾倒故云備領勸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

與匠師御匱謂正路恐有煩覆故與匠師御匱正其路也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與匠師御匱謂正路恐有煩覆故與匠師御匱正其路也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與匠師御匱謂正路恐有煩覆故與匠師御匱正其路也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與匠師御匱謂正路恐有煩覆故與匠師御匱正其路也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與匠師御匱謂正路恐有煩覆故與匠師御匱正其路也治役者
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多官考也

御柩小喪亦如之春

大史大喪執灋以泣勸防鄭司農云勸防

中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

御僕大喪持翼喪大記註引漢禮以木為巨廣三尺高二尺四

女御后之喪持翼翼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曰禮天子八翼

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中車所飾造車也亦設鸞旗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遺甲王之竟鬼所憑依○疏曰遺車

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竟鬼所憑依遺車多之數天子無

折取器苞肉各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克數也○夏官

內暨王后之喪及葬執襲器以從遣車襲器振飾類浴之器○

王后之私襲小器唯有振飾類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王府

故與牀第等連文此註襲器為振飾類沐之器者彼據生時

而自盤匱是送葬之

時有襲器也○天官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輜音輪市專反○輜當為載

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變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

楹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疏曰四綽二碑者綽有連言之碑桓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用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綽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遣車馬

右極行

中車大喪及墓瘞各關陳車關墓門也車二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曰

鄭知車是二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二車可知天子二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二車惟據乘車道中葉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二車十二乘若然則此章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二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極行條遂師以壘壘先朝祖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啟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

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擗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罔兩曰木石之怪變罔兩○疏曰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擗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曰天子棺槨以石蓋棺則亦取罔兩之心黃腸為擗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以石蓋罔兩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按國語水之怪則罔兩土之怪變罔兩也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也

變爾周人之葬牆置踞○踞所甲反亦作筭○疏曰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唯荒下棺於坎訖其惟荒還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踞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娶大夫四娶諸侯六娶天子八娶周人之葬牆置踞者謂惟荒與極為擗若牆然故謂之牆踞在道極車旁人執

掌屨掌斂互物屨物以共闈壙之屨互戶故反○互物蚌蛤之屬闈猶塞也○疏曰互物蚌蛤之屬闈猶塞也○疏曰互物蚌蛤之屬闈猶塞也○疏曰互物蚌蛤之屬闈猶塞也

下以屨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屨炭言借天子也○疏曰按士喪禮蒞宅還井擗於殯門之外註曰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是未葬前井擗於殯門之外註曰既哭之則往則未施壙前已施屨灰於擗下以擬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闈壙禦濕之物○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闈壙塞也○地官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以闈壙蒲以為席○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芣翦

不納者是也○地官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以荼極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

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徒帥邦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窆疏曰當為窆

棺之時將綽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而用綽去碑負

在碑外皆碑而立負引者漸斬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負

引也君封以衡貫疾禮大物多棺重恐極不正下棺之時別以

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

封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

每一鼓漸縱綽也天子則六綽四碑緋既擊鼓為六碑但有四故以

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綽前後用四綽其餘兩綽以

繫於兩旁之碑樞行條君葬四綽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鼓人詔太僕鼓詳見本條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

而崩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

泥祭之泥○崩補鄧及汜方劔反○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蜃車極路也行至曠

役謂執綽者磨者適歷執綽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

行校之○疏曰云共丘籠者王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

也謂下棺之後以曠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云適歷執綽者名也者謂天子千分佈於六綽之上謂之適

歷者分佈稀疎得所名者謂天子千分佈於六綽之上謂之適

及遂陳役是也遂師抱持板之名字巡行而依錄之以知在否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成

視也○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涖

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涖

視之云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涖

鄭彼註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綽四碑前三家視恒楹

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分佈於

六綽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合之節匠師主當之

冢人及窆執斧以涖疏曰按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

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疏曰因上文窆

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壘限○疏曰墓位即上文昭

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木位墓域謂四畔溝北碑謂止行

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

司常建斂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詳見陳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

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執事眠葬獻器遂哭之註云至將葬獻明

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

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哭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

及入曠之時序哭之也○春官

大司樂泣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上同

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主棺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助王為之也。贈玉既變所以送先王。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春官。

冢人凡祭墓為尸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

右窆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

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戶旦。反。一音韓。○燒。蛤。為。炭。以。瘞。壙。飾。皆。王。禮。○疏。曰。周。禮。匠。人。云。設。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槨。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槨。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槨。上。平。也。今。此。槨。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槨。翰。榦。也。又。曰。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翰。亦。在。上。故。以。為。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槨。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

公室視豐碑碑。言。視。者。時。借。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楹桓。楹。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禮之。狀。通。方。家。三。百。三。三。二。一。

桓諸侯四緯二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此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
禮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士是也故云言視借天子也
豐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
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椁前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
空問者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
一頭統著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紳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
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所以入棺南正北豎長前
深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入棺南正北豎長前
葬掘地以為方墳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
方中而後為方道以蠶車載棺至壙說而載以龍輅從羨道
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
此之時用輿緯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
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是也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
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
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雜記○今按檀弓葬
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
日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
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
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日二虞士之三虞當十六日最後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日三虞士之三虞當十六日最後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日二虞士之三虞當十六日最後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日三虞士之三虞當十六日最後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日二虞士之三虞當十六日最後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易奠卒哭日事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
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上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
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為大遺奠又日中而

司巫祭祀則共菹館菹于都反○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筮也士

甸師祭祀共蕭茅祭前大夫云蕭字或為酉讀為縮束茅立之

鄉師大祭祀共茅菹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

于直王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

音餘○地官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

圉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獻人共鱸醢醢人共豆實詳見陳

何愿

○地

官 邊人共邊詳見朔月

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
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
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
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
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
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
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於天而死於地故稱之曰帝
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
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
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
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而後立主於廟隨其昭穆從
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祔於廟栗主入廟乃
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
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
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
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也鄭註引公羊傳云
殯宮至小祔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

主者殺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
遷入于廟○疏曰主所用木終非正文

公羊傳曰主者易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左傳雖言祔而作

主非禮也

元年四月葬二月乃作

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也
以新死者

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

不於宗廟

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宗廟

祭於廟

日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嘗祀自如舊也

三年禮

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

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
不同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
異其意則同皆謂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
羊上條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
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
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
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
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尸延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
也

禮記卷之三十三

復哭也

勉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及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公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敦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丞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之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用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視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也

未暇別也

用栗者藏主也

以書讖何讖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葬而不能也

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

立主喪主於虞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也改塗可也

禮記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

禮記

何球

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
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
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
聞耳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
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垣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
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諸
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
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
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銅鑄塞。正義
也而致惇宮觀百官奇器珍惟徙滅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
中藏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
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
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鮐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
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錫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
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
州有之按今帝王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
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
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

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美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

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

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

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

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

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

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

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

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其旁行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

圖云高祖初居

不陽故太上皇帝因在櫟陽十年太上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界故持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訾三百萬以上與田

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前至

十三日長陵在

長安北四十里已下櫟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

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

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

如淳曰斥開也開二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十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下凡言黃金實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

下至佐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長陵邑

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承東園匠令承主作陵內器物

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

行園武帝時人有盜孝文園瘞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前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

十五里去長陵十里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也下川流不遇絕

乾其水名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王穿廣實瘞事以為陵號

下也巴而實之又即以爲墳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

五千人臧椁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前至葬

長安東南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夏募民徙陽陵

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前至葬凡十四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

里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宮災宅

社災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

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前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

北入十里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

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

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

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

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

奢侈過度也更始之廢亦眉入長安破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

陵在長安西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財炭業諸下里物死者歸高里葬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

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

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

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

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

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

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

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

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虜民亦勞

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

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凡五十五

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

服虔云元帝所置陵
未有名故曰初陵

萬年解萬年也

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絲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閹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閹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閹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閹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為關內侯食邑千戶閹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如淳云以衛尉長數白罷故因下閹請奏能作之章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

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之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大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二千餘歲矣夫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民力可徒初陵以開闢使中家以下得富湯願以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藏

元 卷之五 定

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
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
罷昌陵

時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

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廁近水

非頭廁近霸水帝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應劭曰斷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斷

京師北山今百州石是也故云以非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著

角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

大假為喻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

於橋山師古曰在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

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也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為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

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師古曰

在秦山其子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

死於其間而號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

泰故微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

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有餘年越人發

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壟

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

阿師古曰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

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遊戲之觀也別館也師古曰人

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

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

下開美門背後工匠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

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其後牧兒亡羊

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

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室愈麗

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

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道其廷有覺其隘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維羅羅男子之祥維維維維蛇女子之祥也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

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

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

其憫焉師古曰憫謂不丁言惑於此事也以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謀之賢知則

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

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

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壠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

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

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

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

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眾度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末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官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

去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

在扶風

在扶風

在扶風

在扶風

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
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
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
止哭大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
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
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
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单衣持幢幡
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權歌者六十人為六
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
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
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
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

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
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
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
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
竹筒一枚上有兩行科
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之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
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知策用此書也東
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
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
陳明器以西筭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筭器種
行南端為上類也其容蓋與筭同黍一稷一
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苳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脔一
膾鄭玄註既夕曰黍館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甕二容三升醴一酒
膾薑桂之膾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形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形矢四
骨短衛既夕曰獲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鏃猶侯也侯物而
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獲矢
金鏃凡為矢五分筭長而羽形弓一庖八牟八鄭玄註既夕曰
其一通俗文曰細毛推也杖几各一蓋一
八邊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槃匝盟器也

禮記卷之百三十四 禮記卷之百三十四 禮記卷之百三十四

鍾十六無簾罽四無簾爾雅曰大鍾謂之罽郭璞注罽亦各罽磬十六無

簾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簾壘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敵一瑟六

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和于戈各一箏一甲

一胄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芻靈東茅

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

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

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

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

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

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

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

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

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禮記曰三公入安梓宮遷至羨道中

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

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

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羸服服大紅還

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柩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下棺槨木主長八寸前

後圓圍一尺置壙中望外內張縣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

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壙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

黍飯羊舌祭之壙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增

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

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

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

東園秘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

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

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纖醴服留黃冠常冠

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

五禮 文獻通考卷二百五十四 坤

會如儀祭以犧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
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
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
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寄藏宮殿
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
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幸長安
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
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
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臧主以四時祭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
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
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犧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
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官
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長久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
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壽陵取長久之義帝曰古
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壽陵取長久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
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壽陵取長久之義帝曰古
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帝以中元二年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

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瘼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曾取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既已送形而徃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祀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

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
殯之為近殯之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飯勿含之
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
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禁鬻不
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
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競
競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
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
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索引棺
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
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率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
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獻皇后葬案以為儀自此

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
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
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
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
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
五步出外為小園財足何祀萬年之後掃地而
祭杆水脯糒而已杆飲器方言也
也糒乾飲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
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
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壟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葉崩于乘輿辛未發喪四月巳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

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虛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

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俗謬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黃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柩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

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柩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

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

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

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

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

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劉采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舍
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歛孔
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
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
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
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
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
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
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
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
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
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

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知也一澗之間不
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死而重

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省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
其防患至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葬且殺匠徒以滅
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末著識達則
曹為優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黃初三年詔曰先帝
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
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
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
陵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劉承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為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隊之哀况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

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藥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

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經行

詳見國恤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

崇陽陵

景帝陵

一謁峻平陵

文帝陵

然遂不敢謁

高原陵

宣帝陵

至

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
過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
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
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
又中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
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服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
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
文愚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
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
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
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

練

杜元愷喪

遣車易以輿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
於漢武帝後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
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
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以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
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
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

四月巳酉朔
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

十一月巳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徙跣至于陵所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巳
丑崩次年二月葬係太

寧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

禮

文選

禮

哀

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王導以元帝睭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

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際繫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

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輓郎詔又停之成帝崩葬興平陵

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

康帝徒行送喪至闔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

九月戊辰崩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

景帝文帝陵

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備五陵

穆帝崩葬永平陵

五月丁巳崩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

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

七月己未崩十月丁卯葬

孝武帝崩葬陵平陵九月庚申崩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秦將姚光以洛陽降兼司空高密

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崩

恭帝崩葬冲平陵正月庚申葬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踈布輜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真牢肉斬取骨脰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以塋域之外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負約過其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今故稱后遺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文帝崩葬長寧陵三月癸巳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五月庚申崩

明帝崩葬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七月戊寅葬

齊高祖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

卒哭內外反吉三月壬戌崩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

明帝崩葬興安陵八月丙寅葬

梁武帝崩葬脩陵五月丙辰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葬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輿轎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

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某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珂議宜服吉劉節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縗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凶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縗經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杖經而奉

華蓋縗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凶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置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展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凶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三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經按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及鳴玉紆青與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

六月丙午崩

文帝崩葬永寧陵

四月丙寅崩

宣帝崩葬顯寧陵

正月甲寅崩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

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

永興二年七月甲寅崩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五月崩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冊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于永固陵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為同軌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

物者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廣喪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為短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為三年之喪而其臣狃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荅詔曰侍奉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服

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崩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方山即永固陵

宣武帝崩葬景陵

正月丁巳崩
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

二月癸丑崩
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

十月甲子崩次
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

十二月辛未崩次
年二月甲申葬

周文帝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靜陵

明帝崩葬昭陵

四月辛丑崩
五月辛未葬

武帝崩葬孝陵

六月丁酉崩
七月己未葬

宣帝崩葬定陵

五月己酉崩
七月丙申葬

隋文帝崩葬太陵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心葬者皆聽入視

煬帝初葬吳公墓下後改葬雷塘

七月丁未崩
十月乙卯葬

唐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涼縣界

五月六日崩
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通為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是之耳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之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

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

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故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冬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

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歎歔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嶷山孤聳迥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嶷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北城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 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

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鄆王元懿號王元鳳鄧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薆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嶷山為陵鑿石之功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太宗崩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巘層峰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為玄宮山旁巖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游殿五月巳巳崩八月庚寅葬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山留棧道准舊山陵使闡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嶽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論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

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曠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玄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襲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涓國子祭酒孔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

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
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
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卿姜遠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
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
光敏并男閩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卿竇庭蘭金州
刺史盧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
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觀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
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邪公王珍常州公李倩千金公
李俊中山王李裾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
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
勿虔陝王府司馬史為謙內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
簡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
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雁門公梁建方號國

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毗摩大
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營內國公盧寬大將軍尉
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
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邪
王駢大將軍懷德公子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
史大余大將軍卞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
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
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
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覽盧國公程
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
軍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思
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將軍薛萬鈞將軍
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

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殷存爽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
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於昭陵
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秋伏臘
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宮
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薦太牢之饌加珍羞拜哭奠
饌閱服御而辭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王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
常給鹵簿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
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
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

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蕃禮尚書左僕射豆盧
欽望左僕射楊再思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
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
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
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
乃有起居遂為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上事生之道非陵寢
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巡陵手敕曰
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它陵如紹奏至
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
祭陵惟宗廟日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為親踈多少之數
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
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
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
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
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
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
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
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
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
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祖禩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
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
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

夫禮以人情公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脯進奠如故昭獻二
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
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關石門冶金錮
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若別攻隧以入其中
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翼營乾陵因有大難易姓
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
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
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
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
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
損願割私愛使社稷久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

六月二日崩十
一月己酉日葬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北府奉先縣界五月十二日崩十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遽葬以為薄於其親然愚嘗攷之自漢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兩月之內蓋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言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迫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為壽藏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高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

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鄔國公主彭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又以寒食薦餚粥雞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行至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闕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尊坵陳于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宮

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
陳黃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
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
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
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
小次乘馬詣大次仗位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
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陞東南位
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枚拭帳簣進太牢
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
冊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
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
陪葬柏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為位奠饌以
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

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
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
各於次東司替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
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導引妃嬪以下就位皇
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大次
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
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
司替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
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
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
皇帝過乃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
所司撰日車府令具輜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列俟于
太常寺門設次陵南北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雜器以備汛掃

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北門外之左陵
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
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導衆官
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它陵有芟治則命之自開元十七
年以後無親謁陵故事

玄宗崩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四月五日崩次
年三月辛酉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次
年三月庚午葬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元和九年右金吾衛
大將軍郭釗奏亡祖

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柏救如遇
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種植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

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
天皇帝齊陵承文皇帝順陵

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

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

按禮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

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

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况今宗廟之上遷代已遠尊卑降殺

朝拜須停勅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五月二十日崩
十月巳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間問其

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

謀自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

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燹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

舊宮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為定於是遣左諫議大

夫平章事崔損完修八陵使及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

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
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牀蓐一事已上並令制置
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正月崩 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 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

氏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正月崩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崩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晉

文宗崩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三月崩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八月崩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七月崩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三月崩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發多未掩

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

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以備灑

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

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路王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睿陵在洛京都城縣正月二十七日崩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陽翟縣十一月二十一日崩十一月二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崩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致違也汝或違吾

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

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西些鄉鄭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皇第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克改卜使兼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圍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闢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有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輅

驚首熏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冊寶車方相買道車白幘弩素信
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熏明器輿漆
梓宮夷衾儀樽素翼包牲倉瓶五穀輿瓷甒瓦甒惡事詔曰特
與少府同製凶器又言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藉以椶櫚褥鐵
盆鐵山以燃漆燈宣祖袞冕昭憲花釵暈衣贈王十二神當壙
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案
儀禮改葬總注云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服總
者親尸柩不可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後魏孝明帝改葬文昭皇
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皇太子群臣並服總麻既葬而除漢戴
德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謂爲行始謂之祖
爾至改葬在墓已久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總麻皇親及文武
臣護送靈駕者皆服總麻既葬而除不設祖奠陵所行一虞之
祭宣祖謚冊謚寶在廟室中合遷置陵內其玄宮內贈王鎮圭

劍佩旒冕玉寶並以珉玉樂玉製綬以青錦詔諸親群臣先爲
孝明皇后制服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圭劍佩玉寶等皆用于
闕王孝明孝惠陵內珉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樞
密學士薛居正爲鹵簿使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皇后孝惠
皇后梓宮於幄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
服出城奉迎并辭皆哭四月乙卯掩玄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
禁京城音樂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鞏縣安陵薦寒衣遂爲
定式自是寒食亦往其後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
宗及后陵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國初安陵以服本品祭服
唐禮具本品鹵簿乘輅後寢

奉御書祝版逐陵復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
升奉幣次卿詣褥位解劍脫履升奉幣跪奠訖再拜降復位次
詣壘洗訖升詣神坐前執爵奠酒俛伏興俟太祝讀文訖再拜

降階佩劍納履復位禮生替拜在位皆再拜詣焚版幣位東向
俟焚火半退次詣諸陵奉行皆如儀後以卿闕分遣宗正寺太
常禮官常參行故事

十月皇后王氏崩有司言孝明孝惠皇后謚冊按禮皇后謚成
於廟將來定謚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扈蒙奏謚曰白
虎通后夫人於何所謚以爲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
加之婦人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唐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
緣是憲宗之母禮官遂引賤不誅貴幼不誅長之文又云古者
皇后之謚則讀之於廟言受成於祖宗也今詳后夫人者有太
后有皇后若其尊卑不同不異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失厥中
欲請凡母后之謚則定於廟而讀之受成於祖宗乃幼不誅長
之意也皇后之謚取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今請孝明皇后
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後行冊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

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鞏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
泣下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國
朝謁陵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爲山陵按行使齊
王廷美爲山陵使兼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待
官爲之次年三月奉冊寶告于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啓攢宮
上與群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啓奠
祖奠出詣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冊又詣大升輿前哭盡
哀再拜奉辭釋練還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
安陵進增輻輳車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
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永安陵巳未神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
迎安於大明殿自啓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巳卯

王禮 山陵 附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

十月崩次 年四月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為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塗近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只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硯琴碁之屬列於仗內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宮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鞞袍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堦下群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月附廟上服鞞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閣門出乾元門外奉饗餘如永昌陵之儀

三月崩 十月葬 元德皇后李氏葬 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

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坐謂之祔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坐兆而無名号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祔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眾官以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

日權擯於壬地其修陵至丙年始吉詔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

宗廟之儀享祀為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其焉再三詢問日官

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况事繫園

陵理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目乎姬旦始墨

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王后之

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王后之

殯居棺以龍輜轎木題漆蒙椁上四注如屋以覆蓋盡塗之如今埋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葬名所異粗合經典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克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勅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鄰近州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為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廐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節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事祇應不令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準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正觀中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今請逐陵寢並周設黃

麾仗又古之記事必畫方冊方卽今祝版也方則燔之冊則藏於其室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冊四副祝畢焚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正觀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令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正觀中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內車駕朝拜 明德摺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陵望止服淡黃袍又按正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及辭 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

祭設奠讀冊畢復詣寢宮上珍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徧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悉依所請

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閣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繖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

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冊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之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冢太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時朝拜諸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

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啓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護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王魯以謂檀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太后大驚乃誅允恭謂貶崖州司戶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

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罷永定薦納之非禮者

四年減相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進奏以聞詔從之遂為定制十月壬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

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群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 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價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

永昭 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閣門使以上
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 宣祖至 真宗章惠皇

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其餘 九陵則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 永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臺今陪位若非時祭則遣陞朝官其 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北城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護官循習以為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治其選強毅官劾治以聞初 永熙陵之艮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為隄於 永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珍寶玉石為獸瘞之詔朝陵官非嘗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

王禮 出校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
察陵臺令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
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
閱暴涼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自秦漢卽陵爲寢有事生之
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禮而朝獻景靈宮純用時
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服六陵
下宮及會聖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皆從之復詔朝
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遙郡防禦使永安陵
下宮之南今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永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
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幄薦獻安陵以合祔
及昌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 帝后異宮
酌獻上食皆不豫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
官定薦獻供奉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
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
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
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
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語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
葬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它日遷奉之便六月殯于越
州會稽縣上亭鄉上許里謚曰昭慈獻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
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
忌辰日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爲泰寧寺虞主
還温州於温州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頃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覩昭慈
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本院界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

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禮於行在法惠寺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詣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戶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詔恭依

是年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太宗丞士儂兵部侍郎張燾祇謂寢

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栢城披荆履棘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為之黯然

時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為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內並無損動內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壘列損枳橘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滅裂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等言徽宗皇后顯肅皇后梓宮至宜權設龍德宮以備安奉迎見梓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從之詔侍從臺諫禮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書莫將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權攢故事修奉攢宮詔恭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奉二梓宮九月發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

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直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

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有司預 袞冕輦衣以往至則納槨中不改斂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輦權攢許之議狀遠引明德而近捨 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 高宗遺詔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爲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

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逐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道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焉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已差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今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逐宮預行開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遷奉且并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禁地內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同檢察宮陵所攢置告諭先估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為禁地而士庶丘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宮不必挑去是故上貽 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冢原計

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穆子死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宮在東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頻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詔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召保聞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信使就彼祈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為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丘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啓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宗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答云臣但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虜主生辰復附國書略曰惟列聖乂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虜人徙葬欽宗於鞏原而荆襄謀報乃謂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

以來中外洶洶邊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太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 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蓋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舉 顯肅 憲節二后祔焉 顯仁高宗

繼從其兆則迫隘已甚矣 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 祖宗山陵之制

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尅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則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德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于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還言當以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

王禮
山陽
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
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不拘七月之期奉劉
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
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寸五分則是開至欠一寸五分即與
舊穴五尺之下有若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
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
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
山川形勢寬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
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
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驕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
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
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於群姓而謂冢地向背各
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

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
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
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
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稱若曰其法果
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
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殯
陵于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
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 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
山 慈懿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太行太
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闕地段委是國音
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既而差官覆按從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北附殯

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它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迂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卽行追冊改殯所為攢宮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体不同所以更不迂祔切稽前件典禮祗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上件典故從之

成穆孝宗正妃未登位薨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為后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號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謚郎官以上書謚考功擬謚詔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投進入內次日奉皇帝命上謚冊寶于靈座前攝太傅以南郊請謚儀註其日文武百僚並赴南郊幕次各服其服行事官案褥位于午階下稍西東向次設禮科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入詣午階下之南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常寺分令詣陪位班之前褥位北向次引讀謚議官詣謚案之後褥位立次引舉謚議官詣謚議案之後褥位立次引舉謚議官

諸讀謚議官之後... 尉率百官詣大廟告于祖宗后謚告太廟儀註前一日有司進

中北向西上立讀冊寶官... 冊寶官又詔宰執一負奉冊

謚冊謚寶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謚... 寶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

王禮 山陵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

寶攝一負讀冊文攝中書令一負讀寶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

舉玉官以郎中等官為之皇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謚寶則

以聖武文憲孝皇帝之寶字為餘並做此皇后謚寶曾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

金上謚冊寶於靈座前儀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

服黑帶去魚詣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祇應人禮部職掌及

儀衛親從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

官請降謚冊寶將出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冊

寶於殿門上幄次權置定次禮直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

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泥濘免拜權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

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幄次權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齋

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

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

位冊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

閣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

禮直官引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之後褥位立次引舉

寶官於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之後立次引奉謚冊寶官詣冊

寶案之南東向立次引奉上謚冊寶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

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

案前搢笏三上香跪一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

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俛伏跪奏稱太傅臣

某言奉詔謹奉上天行皇帝謚冊寶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奉謚

冊官詣冊案前立次舉冊官詣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凡舉冊

部職掌職掌先捧冊案升殿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北向次奉

謚冊官搢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匣之後搢笏興少退稍西

褥位東向立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中書令升殿詣冊

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中書令搢笏跪讀冊

訖執笏興降復位舉冊官奠冊舉冊匣興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于案上舉冊官執笏興降復位初讀冊官讀冊將畢次引奉冊寶官詣寶案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盃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搢笏奉寶盃次引太傅降階於寶盃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盃授太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太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盃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降復位立舉寶官奠寶舉寶盃興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盃跪于案上舉寶執笏興降復位立次引太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

如值雨泥溽隨宜於殿裏外并廊上趨那立班次移班

稍東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謚冊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權行收掌至發引日降出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冊寶合用擡擎謚冊寶輦官二十四人人負節級二人執擎治冊寶法物文武官二十二人人負一人儀衛皇城司親事二十人人負一人

令御筆院殿前司皇城司衛仗司依數差撥照應又俟發引日於梓宮前儀衛司排列擡擎依此

追謚寶冊於攢宮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 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先差執政一員為之行啓攢禮畢奏還 梓宮還殿安奉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魯製孝服者常服黑帶就位立班 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帳即御座簾降引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 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 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

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 皇帝酌茶三奠酒俛伏
興奏請少立讀祝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
再拜前導 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
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
自是百僚並服初喪服朝一臨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 靈
駕畢易常服黑帶 自啓後未附前臨安 府內外禁樂諸路准此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昇輦并龍輅一副 先下文思院製造 總護使一
員 執政之 橋道頓遞使一員 侍為之 主管梓宮前并回程應千事務
一員 內侍為之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傅持節導
梓宮題冊寶監錄元宮太常少卿執髮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
宮官升大昇輦及引梓宮即元宮又攝司空復土九鍾監察御

史監錄元宮少府監進龍輅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輅兼錄元宮
宗正卿充九虞及掩元宮饗官差題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
司依例差彈壓將官一員甲軍一百人用鹵簿儀仗依例權以
儀衛服青紫褐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
沿路引導宿頓排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係總護使同橋道
頓遞使前二日都大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貢院按閱 一警
用金鉦一十二人 鼓手六十人 鳴角六十人 逐色教頭共五人
武嚴教頭三人 管轄人負三人 押使臣一人 一鼓吹合用鼓吹
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共一十人 歌色一十六人 篳篥色三
十六人 笛色三十六人 簫八人 大鼓一十六人 節鼓一人 金鉦
四人 擗擊人兵共一十人 一挽歌合用押教一人 執色四十八
人 挽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二十首 文臣職事官各二首 導
引歌詞學士撰前一日先於太常寺教習其排設鼓吹警場
及擗擊節級軍兵借差殿前步軍司人并太常寺所差人吏職
及樂正係一 紹興二十九年例借請 是日行啓奠祖奠遣奠禮
本身請給一月候四日依條除尅 攝太傅後從 皇帝行禮又差攝侍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
牙牀三張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事官外餘文武百官並

免立班於城外奉辭 靈駕其哀謚冊寶於梓宮前禁衛內排
列沿路排祭依例壓祭縮內宰相使相各五十疋侍從臺諫各
三十疋管軍知省知閣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各二十疋六曹
郎官寺監卿少等各一十疋淳熙十四年例其經過州縣合行排祭不
係經過州縣並免至攬官前一日差官奏告 紹熙五年閏十
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渡江依舊例 梓宮
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兩日渡江庶得整肅不致誼譁
從之十日御史臺又言勘會 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奉辭合
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十貫
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錢繳納左
藏庫從之大行皇后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
諸班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擺齣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
依 淳熙十五年例令戶部日下特與倍支

啓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率執總護使皇親侍行中前導官
及應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 靈駕奉辭
合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 皇帝服練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
各服初喪之禮降太史局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
啓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
請拜舉哭 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侍官奉盤
匱悅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手悅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
皇帝詣 靈座前太傅後從凡升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
進幣爵酒官西向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受幣奠幣執爵三祭
酒奠爵俛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請哭再拜 皇
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還褥位西向立
奏請拜 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后即

服縗服先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
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
立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
之儀訖前導 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

太傅宰執前導官總
護使司官屬權退詣

几筵殿門外以俟 次引皇親南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
前導後從立班

引皇太子升殿詣 皇帝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
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如行啓奠

監帥其屬進
龍輜於殿下輦官等升捧梓宮太傅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
常少卿帥節嬰者分左右障梓宮初梓宮降殿 靈駕前奏請
梓宮升龍輜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輜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

奏請 靈駕權駐升大昇輦 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少退前導
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即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奉辭

還宮

遣奠

俟少傅率梓宮官係將奉梓宮升大昇輦訖有司設哀冊牙
牀牲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

酒官於酒尊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
跪奏請 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大

昇輦之前褥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悅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
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

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冊官跪讀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 皇
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

衛法物等前引 靈駕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舉哭執綵繩俟

大昇輦進發內侍官割繩前導官導 皇帝歸幄哭止簾降前

導官退 皇帝釋纓服折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還內管及

應奉官就大昇輦前奉辭易常服黑帶從 駕總護使頓遞使

都大主管官於 皇帝幄次朝辭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

官城外奉辭 靈駕訖進名奉慰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

奠禮讀哀冊奉辭訖 皇帝吉服還內纓服並

焚之係大行 大皇太后發引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啓攢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鞵犀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致欽陪

位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啓攢行禮時一臨而止自

餘發引前夜祭告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陪位官以親

班宗室本宅親屬及會葬從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

辭訖易常服退所有纓服候禮畢毀棄自啓攢日至發引其發

引啓奠祖奠並係總護使行禮候梓宮發引升龍輦至和寧門降龍輦

升大昇輦 皇帝親行啓奠之禮讀哀冊皇帝及梓宮進發百

官常服黑帶奉辭於城外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

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宰執進呈 太行皇后發

引訖免臣僚路祭 上曰此乃文具不須得止奉辭足矣十二

月二日詔太行皇后梓宮將來發引可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

宮發引攝侍中奉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

太傅持節導梓宮監掩攢宮差總護使吳瓌攝太傅帥奉梓宮

官奉升大昇輦又引梓宮并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係恭叔

事餘掩攢

掩攢并神主祔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輿二汲

水鐵浴桶二全素矮香案二紫羅衣白羅拭巾一長八尺筆硯墨

子全

黃瑞州

一副白羅巾二各長八尺小尺皇 觀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
浴斛跌座二錦褥 几二全 油綃帕二各三 罩櫃羅夾帕二
各三幅大行皇帝用 并拓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宮
內安設用黝三疋纁二疋下左藏庫支供 贈玉一段盛黝纁贈
文思院製造 監掩攢宮差攝太傅併 復土九鍾差攝太保以侍
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昇輦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靈駕降舉升龍輜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捧梓宮升龍
輜入詣獻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
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郎已下入
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護使
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
立定次引行禮總護使詣盥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詣酒尊所
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

總護使再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拜在位官
再拜訖哭止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
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俟掩攢時至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
興有司捧遷侍中臣某言請靈駕赴攢宮奏訖俛伏興有司捧
遷梓宮少傅引梓宮即攢宮畢權退俟梓宮進皇堂訖次引將
作監掩攢宮太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攢宮次引少保復土九鋪
俟掩攢宮將畢內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訖引內謁者詣攢
宮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扶
侍夾侍啓置覆訖捧腰輿內侍捧遷虞主升腰輿至獻殿上南
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謁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
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 虞主即坐訖權退俟掩攢宮
訖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在
攢宮官奏表奏慰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右丞相周必大等
言檢點故事山陵五使係隨神主還京徽宗

王禮 山陵 虞主神主
禮之時緣紹興七年先已立虞祔廟總護使所以徑赴行在後
來顯仁皇后掩殯誤用變禮今來神主在塗事体不同臣等欲
參酌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
官自依已降指揮先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
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註虞祭之禮
止言太祝捧玉置於座啓置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
之禮則曰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
主官盥洗捧栗主就禱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
制唯題栗主亦不題虞主也宋朝 仁宗皇帝上僊呂夏卿奏
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
承旨孫林等奏乞如夏卿所奏從之今欲乞依漢唐及 仁宗
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祔廟前期一日恭依敕命書題神
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

來掩攢宮合行九虞祭依禮例掩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虞並係在路合於宿頓宗正卿行禮其第六虞在
京日係在瓊林苑今欲乞渡江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
入慈寧宮奉安皇帝服袍履導於慈寧宮門外有司奉安訖皇
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虞依典故皇帝行禮百官陪
位或差有司侍祠則百官便不陪位詔恭依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
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跌其匱底蓋俱方底自
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
雖於柩室牙牀各設跌座然祭享遷奉之時唯匱蓋以覆神主
在中不免敬側動搖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邪茲者
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
漆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兼亦便於遷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攢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掩攢之後總護使以下並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差發及神主附廟日同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其日威儀僧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權安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擗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主官以下詣虞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揖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擗笏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

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奉迎之禮具僧道儀衛親從虞主將等止於宮門外退至皇帝自內服履袍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內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皇帝於殿上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內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奉奏訖俛伏興退內侍扶捧虞主升座啓匱于後以巾覆之訖少退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降階復位西向立俟內侍啓中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

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還內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如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啓置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禮前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裏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入御幄廉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

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盤匱沃內侍奏請皇帝悅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搢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

第八第九虞祭禮例間日行九虞既畢以祔廟前二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祔廟日辰稍遠則合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祔廟前二日卒哭

大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卿行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置于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盃盥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

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請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大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別廟禮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運司計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制畢

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
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簾捲前
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
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
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虞主香案前
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
御幄簾降輦官擎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
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啓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
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擎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
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
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持夾
侍輦官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案前
還內

大行皇后祔廟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
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官駕樂舞其蓋
冊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寶殿其虞俟祔廟畢赴
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
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
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
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主
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苑虞祭畢迎

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
行安神燒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
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于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
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
即無該載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
自几筵殿迎重於報恩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
前燒香如宮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率
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俟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
觀利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夙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
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
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
次詣逐位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
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有司不奏刑

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宮門外奉辭畢
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祔廟之禮
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
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
不立虞主從之

